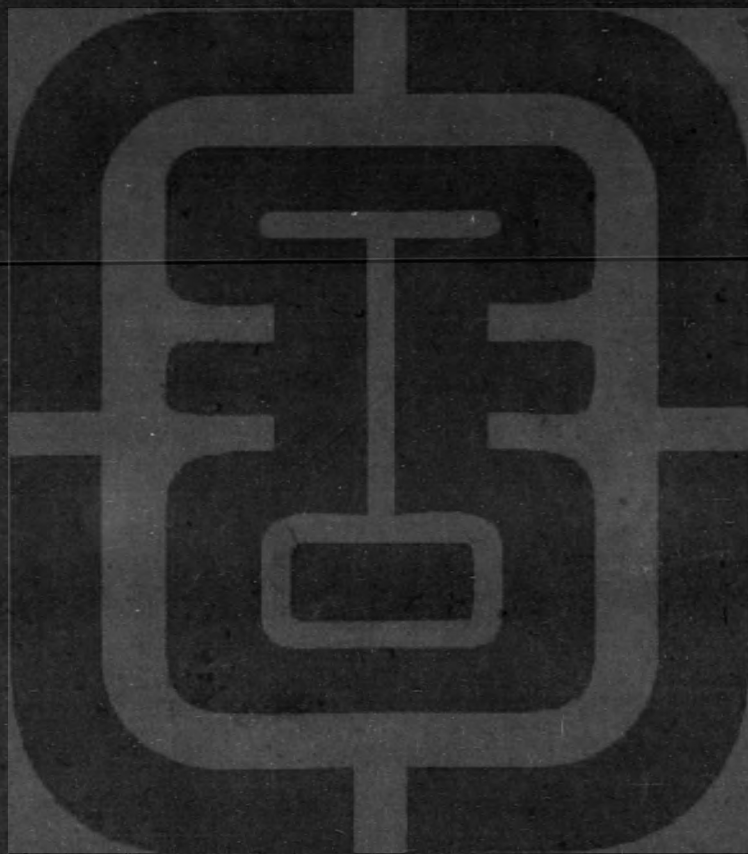


唐書



十一

百官志第三十九下

唐書四十九下

唐書四十九下

王府官

傳一人從三品掌輔正過失諮議參軍事一人正五品上掌訐謀

議事友一人從五品下掌侍游處規諷道義侍讀無定員文學一

人從六品上掌校典籍侍從文章東西閣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

掌禮賢良導賓客

自祭酒以下為王官武德中置師一人常侍二人侍郎四人皆掌表啓書疏贊相禮儀舍人四人掌通傳引納謁者二人舍人二人諮議參軍

事友皆正五品下文學祭酒皆正六品下高宗中宗時相王府長史以宰相兼之魏雍衛王府以尚書兼之徐韓二王為刺史府官同外官資望愈下永淳以前王未出閣則不開府天授二年置皇孫府官玄宗諸子多不出閣王官益輕而員亦減矣景雲二年改師曰傅開元二年廢學復置廢常侍侍郎謁者舍人開成元年改諸王侍讀曰奉諸王講讀大中初復舊

長史一人從四品上司馬一人從四品下皆掌統府僚紀綱職務

掾一人掌通判功曹倉曹戶曹事屬一人皆正六品上掌通判兵

曹騎曹法曹士曹事主簿一人掌覆省書教記室參軍事二人掌

表啓書疏錄事參軍事一人皆從六品上掌付事句稽省署鈔目

王府官

出入

有史八人謁者二人
舍人二人家史二人

外官

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副都統行軍長史行軍司馬行軍左

司馬行軍右司馬判官掌書記行軍參謀前軍兵馬使中軍兵馬

使後軍兵馬使中軍都虞候各一人元帥都統招討使掌征伐兵

罷則省都統總諸道兵馬不賜旌節

高祖起兵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各總三軍
及定京師置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

西討元帥皆親王領之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招討都統之
名始於此大曆八年罷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與元元

年置副都統會昌中置靈夏六道元帥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
都部統天福二年置諸道兵馬元帥尋復改曰天下兵馬元帥

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糈

軍籍賜予皆專焉

武德元年改贊治曰治中高宗即位曰司馬下州亦置焉顯慶二年置
洛州司馬武后大足元年東都北都雍州揚益州置左右司馬神龍二

年省太極元年雍洛四大都
督府增司馬一人亦分左右

掌書記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行軍

參謀關豫軍中機密

景龍元年置掌書記開元十
二年罷行軍參謀尋復置

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

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

要籍逐要親事各一人隨軍四人節度使封郡王則有奏記一人

兼觀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撫使則

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

一人支度使復有遣運判官巡官各一人節度使掌總軍旅績誅

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

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輒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

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

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節度

使判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三日洗印視其刑

缺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觀

察使以豐稔為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為下考團練使以安民為

上考懲姦為中考得情為下考防禦使以無虞為上考清苦為中

考政成為下考經略使以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脩造為下考

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自隨留觀察使管田等印以郎官主之

鑲節樓節堂以節院使主之祭奠以時入朝未見不入私第京兆

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皆親王遙領兩府之政以尹主之大都督

府之政以長史主之大都護之政以副大都護主之副大都護則

兼王府長史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節度也

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

觀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

各一人

觀察使

團練使

防禦使

團練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

防禦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觀察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

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貞觀初遣大使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

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置司舉從事二人秩

比侍御史揚益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充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鄆涇

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從三品當時以為權重難制罷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

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

視州縣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十道京都兩畿按察使二十年曰採訪置處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西都東都北都牧各一人從二品西都東都北都鳳翔成都河中

江陵興元興德府尹各一人從三品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

錄囚恤鰥寡親王典州則歲以上佐巡縣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

改尹曰長史初太宗伐高麗置京城留守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為副

都牧府尹

明板有府字

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

司錄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錄事四人從九品上功曹倉曹戶曹

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事各二人皆正七品下參軍事六人正

八品下六府錄事參軍事以下減一人錄事參軍事掌正違失蒞

符印武德初改州主簿曰錄事參軍事開元元年改曰司錄有史十人大都督府有史四人中府有史三人下府都護府上州中州下州各有史二人

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祥

異醫藥卜筮陳設喪葬武德初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司法司七書佐皆為司功等參軍事三人下府有府一人史三人大都護府有府一人史二人

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廚倉庫巾肆有府五人史十三人大都督府有府四人史六人中府有府一人史五人中州有佐二人史五人中州下州減史二人

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繻符雜徭逋負良賤芻

藁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有府八人史十六人帳史二人知籍按帳目捉錢大都督府有府四人史七人帳史二人中府有府三人史五人

田曹司田參軍事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田景龍二年初置司田參軍事唐隆元年省上元二年復置有府

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鑿軍防烽候傳驛

畋獵有府六人史十四人大都督有府四人史八人中府有府三人史六人下府有府二人史五人都護府有府三人史四人上州有佐二人史五中州減史二人

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賊賄沒入有府六人史十四人史八人中府有府三人史六人下府有府二人史五人上州有佐四人史七人中州有佐一人史四人下州有佐一人史三人

士曹司士參軍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有府五人史十一人大都督府有府四人史八人中府有府三人

參軍事掌出使贊導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事尋又改曰參軍事初有丞使十五人後省

文學一人從八品上掌以五經授諸生縣則州補州則授於吏部

然無職事衣冠恥之武德初置經學博士助教學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學元和六年廢中州下州文學京兆等三府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大都督

人帳史一人下府有府二人史五人帳史一人上州有佐四人史六人帳史一人中州有佐三人史五人帳史一人下州有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

府有府一人史二人上州有佐二人史五人中州下州減史二人

府下府各有府三人史五人中州下州減史二人

府下府各有府三人史五人中州下州減史二人

府下府各有府三人史五人中州下州減史二人

府下府各有府三人史五人中州下州減史二人

府上州各助教一人中都督府學生五十人下府下州各四十八人

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上掌療民疾貞觀二年置醫學有醫藥博士及學生開元元年改置醫藥博士為醫學博士諸州置

助教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藏之未幾醫學博士學生皆省僻州少醫藥者如故二十七年復置醫學博士掌州境巡療永泰元年復置醫學博士三都都督府上州中州各有助教一人三都學生二十人中都督府上州二十人

十人中州下州十人

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長史一人從三品司馬二人從四品

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

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

士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參軍事五人正八品下市令一人

從九品上文學一人正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中都督

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別駕一人正四品下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

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

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

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上參軍事四人從八

品上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從八品上醫學博士一人正

九品上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

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錄

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

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參

軍事三人從八品下文學一人從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

上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總判府事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

軍加號使持節蓋漢刺史之任有行臺有大行臺其負有尚書省令一人正二品掌管內兵民總判省事有僕射二人從二品掌貳令事自左右丞以下諸司郎中略如京省又有食貨監一人承

二人掌膳羞財物賓客帳具音樂醫藥有農圃監一人承四人掌倉廩園圃薪炭芻藁漕運有武器監一人承二人掌兵械廩牧有百工監一人承四人掌舟車營作監皆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

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總十州者為大都督貞觀二年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檢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為將諸將亦通以都督稱唯朔方猶稱大總

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則置營田使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都督領鹽州防禦使及安祿山反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領

楊守正

州十餘小者二三州代宗即位廢防禦使唯山南西道如故元載秉政思結人心刺史皆得兼團練守捉使唯澧朗峽興鳳如故建中後行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大率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皆兼所治州刺史都督府則領長史都護或亦別置都護都督府有掾有屬有記室參軍事有典籤武德中省

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掌交易禁姦非通判市事貞觀十七年廢市令垂拱元年復置都督府三都諸

州各有市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分行檢察倉督二人額蒞出納史二人下州省丞

都護府

大都護府大都護一人從二品副大都護二人從三品副都護二人正四品上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參軍事三人正八品下上都督一人正三品副都護二人從四品上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上參軍事三人從八品上都護掌統諸蕃撫慰征討敘功罰過

總判府事

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職同牧尹別駕一人從四品下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

持節丞曰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為長史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以諸王子為之永隆元年省永淳元年復置景雲二年始參用庶姓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八載諸郡廢別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補東宮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居京師者常數十人訴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

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司功參軍事一人司倉參軍事一人司戶參軍事二人司田參軍事一人司兵參軍事一人司法參軍事二人司士參軍事一人皆從七品下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下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一人從九品下文學一人從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司功參軍事司倉參軍事司戶參軍事

州

司田參軍事司兵參軍事司法參軍事司士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參軍事三人正九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別駕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六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下司倉參軍事司戶參軍事司田參軍事司法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參軍事二人從九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萬人以上有營田副使一人軍皆有倉兵曹三曹參軍事刺史領使則置副使推官衙官州衙推軍衙推

京縣令各一人正五品上丞二人從七品上主簿二人從八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尉六人從八品下畿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丞一人正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上尉二人正九品下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從

九品上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縣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貳縣尉分判眾曹收率課調

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諸縣置主簿以流外為之京縣上縣丞皆一人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

貞觀初諸縣置錄事開元上縣萬戶中縣四千戶以上增尉一人京兆河南府諸縣戶三萬以上置市令一人戶一萬以上置義倉督三人其後畿縣戶不及四千亦置尉二人萬戶置一人凡縣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典獄門事等畿縣減司兵上縣有司戶司法而已凡縣皆有經學博士助教各一人京縣學生五十人畿縣四十人中縣以下各二十五人

上鎮將一人正六品下鎮副二人正七品下倉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中鎮將一人正七品上鎮副一人從七品上兵曹參軍事一人正九品下下鎮將一人正七品下鎮副一人

從七品下兵曹參軍事一人從九品下每鎮又有使一人副使一人凡軍鎮二萬人以上置司馬一人正六品上增倉曹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不及二萬者司馬從六品上倉曹兵曹參軍事正八品上上戍主一人正八品下戍副一人從八品下中戍主一人從八品下下戍主一人正九品下鎮將鎮副戍主戍副掌捍防守禦凡上鎮二十中鎮九十下鎮一百三十五上戍十一中戍八十六下戍二百四十五倉曹參軍事掌儀式倉庫飲膳醫藥付事句稽省署鈔目監印給紙筆市易公廨中鎮則兵曹兼掌兵曹參軍事掌防人名帳戎器管鑰馬驢土木譴罰之事上鎮有錄事一人史一人倉曹佐一人史二人倉督一人史一人倉督一人史一人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五千人又有府三人史四人上戍佐一人史二人中戍史二人下戍史一人唐廢戍子每防人五百人為上鎮二百人為中鎮不及者為下鎮五十人為上戍三十人為中戍不及者為下戍開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參軍事一人品同諸軍判司專在營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

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有祀史三人齋郎各十三人

上關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中關令一人正九品下

丞一人從九品下下關令一人亦從九品下掌禁末游察姦慝凡

行人車馬出入據過所為往來之節凡關二十有六京四面關有

驛道者為上關無驛道者為中關餘為下關丞掌付事句稽監印

省署鈔目通判關事上關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六人中關錄事一人府一人

當初諸關置都尉亦有它官奉勅監者上津置尉一人掌舟梁之事府一人史二人津長四人下津尉一人府一人史二人津長二人永徽中廢津尉上關置津吏八人永泰元年中關置津吏六人下關四人無津者不置

蓋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其之大勢一變其始盛時有府

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

幕鐵馬孟布槽鋪鑊鑿確筐笈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
一胄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
觴羶帽羶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
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
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
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
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
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
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入校之人合譟而進
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右擊鉦少却右校進
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
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

明板無
人字

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
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
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
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
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
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
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
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
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
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
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
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

宋板作
詰明板
同詔

不用兵府兵之法寔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一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一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塉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

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桂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

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捷爲等鎮三十八曰劔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皆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

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

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旣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畱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

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直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级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開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調

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

度英又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
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
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
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
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寔盛分爲
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
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
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
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
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
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

明板多死
字

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
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
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
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
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
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
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
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
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
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
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
特大悉能爲敵願少畱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

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憲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

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饜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

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
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
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
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
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
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
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
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
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
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
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
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

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
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
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
李磧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
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太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繼晟與
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
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
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
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
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
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
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畱殿後兵三十人爲控

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晦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千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

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岍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駘五曰馱馱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

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歧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靈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碇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

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旣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

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群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繯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

明格有二字

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貞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歧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歧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不計... 以... 人... 四... 盡... 又... 田... 京... 兵志第四十一

食貨志第四十一

西川中鳳... 氏...

唐書五十一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

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昏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

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

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陘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官以間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淳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

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獲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一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開者數月。馬牛被野人

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効如此高宗承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无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闕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爲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布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

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爲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旣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泣定麤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

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
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詔民三歲以
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
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免二下五丁以上免
一下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
以上成下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
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是
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
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
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
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
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腹刻

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
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鉞爲戶
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
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
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
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
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澹軍
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
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絲江陵襄陽上津
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
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
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

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
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
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
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
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
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
五十五為老以優民而疆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
屯兵數萬百官進俸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
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
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
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
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

手力課木
力為可詳
見子卷

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
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
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
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劔南
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
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
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萬餘
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
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
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顯留意祠
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平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

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食貨志第四十一
唐書五十一
氏唐四庫本

食貨志第四十二

唐書五十二
氏唐四庫本

唐書五十二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惇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

兩稅法

拘宜作居

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工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棫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儻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棫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

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

陌間架算并

源兵反大誨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做質不稅爾問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

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其便民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昨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緝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毆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

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纒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纒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効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羅鹽以入直權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

復爲汚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漉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怨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闕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入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獲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疆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贊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敝，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繻絳，帝不能致，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

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官市，使兩使置白堊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

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買遷有無通變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它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哈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畱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

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塵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畱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卽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畱

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畱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八十畝以僧尼旣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麩槐葉爲齏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攷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一

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德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旣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群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畱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

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轉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

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

晏爲歇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楊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楊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

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蜀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

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石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運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大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能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畱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

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掙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與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

威置縣遞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它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具民田歲獲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

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漑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

乃以韓重華爲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

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糶江淮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糶斗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糶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

命度支增估糶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贊議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糶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感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糶其實害民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

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

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雋州并各一果

園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劔南西川

院領之梓遂緜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劔南東川院

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

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三萬斛以輸

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

開鹽豆十十...

月以什軍方長不有米穀在冬令亦不置其
羅京師糧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
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
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石諸道兵十七
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
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錢請和
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
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
加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內者罷八十萬斛
鮮其冬每短穀爲味難其實害更
官匠以歲豐燕請辦內味難當執和糴酒以替則百計數限出
命吏支散古縣粟三十三萬餘石不貲盡用贊善憲宗自出之

食貨志第四十四

西川中鳳
氏雷固南中

唐書五十四

鹽法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
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
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
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舊州井各一果
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劔南西川
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劔南東川院
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
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
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
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

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闡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寔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

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澮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始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加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鏞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

主人市儉皆論坐盜刮鹵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鏞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栢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鹵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

酒禁

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群盜以所
 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
 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
 休為鹽鐵使土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遍
 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
 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部餽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
 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
 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
 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
 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
 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醕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
 四方所湊罷權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

稅茶

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權麴而已元和六年
 罷京師酤肆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權
 酤凡天下權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
 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權酒以贍軍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
 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
 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
 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
 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二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
 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
 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
 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

二字俱
照明板

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
推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
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因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
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摧
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
使兼摧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
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
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
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
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
舍僮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
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

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一斤至五十兩
諸道鹽鐵使于侗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
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
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
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
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
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
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
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
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鹽鐵轉運使
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
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

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踴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

都糶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乃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郴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甚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缺頓沙澀蕩染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爲市之銅一斤爲錢八十二年宰

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杪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奘祕書監崔沔皆以爲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況設陷弄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爲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衆也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禕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鐵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翦鐵而緝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

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楊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麻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磴鬻受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

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
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
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
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
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鈞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
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一萬六千頃而錢
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
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
任土所出皆重麤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
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
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
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
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
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
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
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
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
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
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
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
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
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
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庾索諸坊十人爲堡鹽鐵
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

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鐸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浸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緡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

鑄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諱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泣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泣決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寶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

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楊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

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唐書五十五

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
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
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
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八畝八品二頃五十八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八畝鎮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八畝七品二頃八品一頃九品一頃五十八畝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

告千錢者實以五十四年詔精錢以七千得為率十萬緡者期以
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先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
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部會之制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
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疏飛狐壽陵完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
十萬緡文宗病危。經錢重詔方鎮從錢數交易時雖禁銅為器而
江淮嶺南別肆鑄之壽下錢為器善利數倍宰相李王請加鑄壽
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
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爐鐸
百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使以下有司力不足以加鑄許者
也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惟內諸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
師為京錢大小經十如開元也。宗即位盡
千為貫每百緡八十五兩南兩以八十緡百云

食貨志第四十五



唐書五十五

給祿

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二
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
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
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
石從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
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
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品二頃八品一頃九品二頃皆
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
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
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品三頃五品三頃八
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

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縣公職事官三品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十畝八品九品一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襲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賀易取息計負多少爲月料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又詔得上下考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匱宜給祿養親白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爲一等二品以三十石爲一等三品以二十石爲一等四品以十石爲一等五品以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爲一等無粟則以鹽爲祿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升謂之地子是歲以水旱復罷之十二年罷諸司公

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閤制而收其課計官多
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
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
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
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
法者況塵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
復詔給百官俸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華邠坊州隙地陂澤可墾
者復給京官職田二十二年置京諸司公廨本錢捉以令史府史
胥士永徽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脚直爲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
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額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
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
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
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
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
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
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
一百四十食料三十職事官又有防閤庶僕一品防閤九十六人
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
品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有邑士八十
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下中爲差少尹長
史司馬及丞減長官之半參軍博士減判司三之二主簿縣尉減
丞三之二錄事市令以參軍職田爲輕重京縣錄事以縣尉職田
爲輕重羈縻州官給以土物關監官給以年支輕貨折衝府官則
有仗身上府折衝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長史別將三人兵曹二人

中下府各減一人皆十五日而代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廩雜用不給負外官檢校判試知給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勳官衛官減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給半祿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衛同京官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爲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下縣三十八萬五千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麟德二年給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閑幕士爲之咸亨元年與職事官皆罷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

閣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廩出舉典史有徹垣墉驚田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防閣庶僕邑士仗身封戶調露元年職事五品以上復給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執衣十

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為之防閣庶僕皆滿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護四人副都護長史司馬三人諸曹參軍事二人上鎮將四人中下鎮將上鎮副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鎮倉曹關令丞戍主副各一人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三品以上仗身三人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收課親王出藩者府佐史典軍副典軍有事力人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當及廳子以兵及勳官為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閣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州縣典史捉公廨本錢者收利十之七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眾祕書少監

崔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開元十年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遂罷天下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籍內外職田賦逃還戶及貧民罷職事五品以上仗身十八年復給京官職田州縣籍一歲稅錢為本以高戶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天下公廨本錢收贏十之六十九年初置職田頃畝簿租價無過六斗地不毛者畝給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閣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品二萬四千三品萬七千四品萬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祿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三品四百斛從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從四品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

宋本脫從四品五品二句

斛從五品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為率至從七品七十斛
 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為率至從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
 先是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
 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閒月督課為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
 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
 於是分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
 南北職田兼稅桑有詔公廨職田有桑者毋督絲課天寶初給貢
 外郎料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
 以為便自開元後置使甚眾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
 官堂封外月給錢一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
 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二載國忠以兩京百官職田送租
 勞民請五十里外輸于縣倉斗納直二錢百里外納直三錢使百

官就請于縣然縣吏欺盜益多而閑司有不能自直者十四載兩
 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
 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
 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元年亦給外官半
 料及職田京官給手力課而已上元元年復令京官職田以時輸
 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贓論其後籍以為軍糧矣永康末取州縣官
 及折衝府官職田苗子三之一市輕貨以賑京官大曆元年斂天
 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封太府左右藏鑄而不
 發者累歲二年復給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以三之一供軍饟增
 稅青苗錢一畝至三十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
 楊綰常袞為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
 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

蓋似誤

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
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
先是州縣職田公廨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尚書省覆實至十月
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後不復簿上唯授租清望要官而職卑
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復更矣德宗卽位詔黃籍與白簿皆上有
司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內
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
九十二員外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
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
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
絁紬綿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曆制祿又厚矣州
縣官有手力雜給錢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支有兩稅錢鹽鐵

使有筦榷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
復有闕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
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萬緡京兆和糴度支給諸軍冬衣
亦往往取之減王公以下永業田郡王職事官從一品田五十頃
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田三十頃縣
公職事官正四品田十四頃職事官從四品田十一頃尚郡主檢
校四品京官者月給料錢三十萬祿百二十石尚縣主檢校五品
京官者料錢二十萬祿百石者自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爲不可
朘削矣然有名存而職廢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
遂爲常法于時祠祭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
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
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

人破首詣閑廩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使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議者以兩省尚書省御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倍稱息利非馭官之體元和九年戶部除陌錢每緡增墊五錢四時給諸司諸使之餐置驅使官督之御史一人覈其侵漁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號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廩本錢初捉錢者私增公廩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爲姦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得踰官本其後兩省捉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間鬻茶鹽以撓法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爲差其後宰相李珣楊嗣復奏堂廚食利錢擾民煩碎於是罷堂廚捉錢官置庫量人計費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太傅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丞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祕書殿中內侍監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鴻臚太僕光祿衛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節度副使刺史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尹少監少卿國子司業少詹事六萬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論德家令寺僕寺率更寺令親王傅別敕判官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

將軍諸府大都督司錄參軍事鵠赤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起居
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
宗正殿中祕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都宮苑總監監都水使者
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
州錄事參軍事畿縣上縣令四萬懷化中郎將三萬七千左右驍
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殿前左右射生軍神策軍大
將軍左右衛金吾衛將軍三萬六千補闕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
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遺司天少監
六局奉御內常侍監察御史御史臺主簿太常博士陵署令大理
司直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太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司馬
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軍歸德中郎
將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巡官鵠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

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城門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六局直長十六
衛六軍諸府十率府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鵠赤縣主簿尉二萬
五千歸德司階二萬三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郎陵署丞諸寺監
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都水監丞詹事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
文學三寺丞五局郎王府諮議參軍支畿縣上縣主簿尉二萬懷
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
三百五十歸德中候萬七千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弘
文館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郊社太樂鼓吹署令四門
助教京都宮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軍衛佐
尚書省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率府千牛六千一
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大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
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十率

府左右郎將親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
僕寺進馬三千七百一十二符寶郎內謁者監九寺諸監詹事府
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事太子文學侍醫
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直兩赤縣錄事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
化執戟長上萬一千門下省典儀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
率府衛佐諸司主事御史臺主事萬二千司醫太醫署丞歸德執
戟長上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監內
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錄事主事八千司階千牛備身左
右七千九百九十京都園苑四面監監兩京諸市中尚武庫武成
王廟署令王府掾屬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七千司天臺主簿靈
臺郎保章正上局署令七品陵廟令京都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
監監太子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邑司令
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泉副監五千書算律學博士內
謁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官挈壺正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官
總監副監醫針博士醫監陵廟令司竹溫泉監丞太子藥藏局丞
王府參軍事王國大農公主邑司丞四千獄丞國子監直講掌客
司儀中局署丞監膳監作監事食醫尚輦進馬奉乘主乘典乘司
庫司廩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翊府兵曹參軍事司天臺司辰
司曆監候內坊典直宮教博士樂正醫正卜正按摩呪禁卜博士
針醫卜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署丞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官
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簿親
王國尉丞三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
八百五十

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地。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轆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而煬帝昏亂。民不勝其毒。唐興。高祖人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納言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賂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衆。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

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卽位。詔長孫无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旣而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爲斷趾。蓋寬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駮律令四十餘事。乃詔房玄齡與弘獻等重加刪定。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刑居其一。及肉刑旣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刑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

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督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爲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昔王世充殺鄭頊而猶能悔近有府史取昧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輒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故時律兄弟分居蔭不相及而連坐則俱死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帝因錄囚爲之動容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鈞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玄齡等議曰禮孫爲父尸故祖有蔭孫令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具令反逆者祖孫

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玄齡等遂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以爲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甄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

入侍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
祕書省奏報不馳驛經覆而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
閱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杻校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
囚輕重用之囚二十日一訊三訊而止數不過二百凡杖皆長三
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
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
罪校而加杻官品勲階第七者鎖禁之輕罪及十歲以下至八十
以上者廢疾侏儒懷妊皆頌繫以待斷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
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母出役院病者
釋鉗校給假疾差陪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爲官奴婢隸司農七
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廚饘流移人在道疾病
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

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初太宗以古者斷
獄訊於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
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凡所以纖悉條目必本
於仁恕然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爲誠有失入者又不加
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
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爲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
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
要州後犯者寢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
重爲更限廣州都督党仁弘嘗率鄉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
公仁弘交通豪酋納金寶沒降獠爲奴婢又擅賦夷人旣還有舟
七十或告其贓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貸爲庶人乃召五品
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寬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

也人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宜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寬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請百僚頓首三請乃止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卽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一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群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初卽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无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

相繼又加刊正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于垂拱詔勅爲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龍元年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至於神龍爲散頒格睿宗卽位戶部尚書岑羲等又著太極格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又著開元格至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明年吏部尚書宋璟又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四載又詔刑部尚書蕭奭稍復增損之肅宗代宗無所造至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勅奏讞掇其可爲法者藏之而不名書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勅爲開元格後勅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勅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勅開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暮採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于開成制勅刪其繁者爲開成詳定格宣宗

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此其當世所施行而著見者其餘有其書而不常行者不足紀也書曰慎乃出令蓋法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爲變革至其繁積則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爲姦此刑書之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節鮮可紀而格令之書不勝其繁也高宗旣昏懦而繼以武氏之亂毒流天下幾至於亡自永徽以後武氏已得志而刑濫矣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釋枷而笞極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或至死而杖未畢乃詔除其四十九條然無益也武后已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後周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自徐敬業越王

貞琅邪王沖等起兵討亂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與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敬仁康暉衛遂忠等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構陷無辜自唐之宗室與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爲之反足如狄仁傑魏元忠等皆幾不免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姦儉告訐習以爲常推劾之吏以深劾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摺脅籤爪懸髮燠耳臥鄰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殘賊威暴取快目前被誣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納麟臺正字陳子昂亦上書切諫不省及周興來俊臣等誅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傑姚崇宋璟王及善相與論垂拱以來酷濫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復殺戮然其毒虐所被自古

未之有也大足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而加語者以故入論中宗韋后繼以亂敗玄宗自初卽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鳥雀不栖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爲幾致刑錯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來俊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邊功遣將分出以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之而轉漕輸送遠近煩費民力旣弊盜賊起而獄訟繁矣天子方惻然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待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施德其民然

巨盜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賜也安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慶緒奔河北脅從者相率待罪闕下自大臣陳希烈等合數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而肅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二十九人爲重罪斬于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恒要斬陳希烈等賜自盡於獄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刑集百官臨視家屬流竄初史思明高秀巖等皆自拔歸命聞珣等被誅懼不自安乃復叛而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及王璵爲相請詔三司推覈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朝廷屢起大獄肅宗後亦悔歎曰朕爲三司所悞臨崩詔天下流人皆釋之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爲戒及河洛平下詔河北河南吏民任僞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

恩反免其家不緣坐劇賊高玉聚徒南山陷人數千後擒獲會赦
代宗將貸其死公卿議請爲菹醢帝不從卒杖殺之諫者常諷帝
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
恩朕不忍也卽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敕決人捶無數
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
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
濫刑部侍郎班宏言謀反大逆及叛惡逆四者十惡之大也犯者
宜如律其餘當斬絞刑者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故時死罪
皆先決杖其數或百或六十於是悉罷之憲宗英果明斷自卽位
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
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一頓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
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

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
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
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
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
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賊踰三匹者論如故其餘死
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蓋刑者政之輔也政得
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寬之
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啟其姦由
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
徒以爲幸也穆宗童昏然頗知慎刑法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
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太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
高祖太宗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

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太和六年與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宗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閹宦肆孽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冤爲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稹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至是賊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爲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爲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爲繁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